

光と影

●「日本」渡辺淳一 著 金中 陈喜儒等 译



光和影



〔日本〕渡边淳一 著

金中 陈喜儒等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光和影

Guang He Ying

(日本) 渡边淳一 著

金中 陈喜儒等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 插页: 2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600

责任编辑: 薛强 责任校对: 芦雁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统一书号: 10158·1022 定价: 2.20元



作者前言

渡边淳一

以文学为主体的文化各个方面，日本受到中国无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泉。

我的小说能够为中国广大读者阅读，感到非常高兴。

过去我曾经当过医师，十几年前开始文笔生涯。有人说，从医师到作家相距太远了。但我自己则认为，从探索“人”的意义上来说却没有什么不同。医学是同人的肉体打交道，而文学则究明人的精神，只是所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

对我来说，写小说是在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白天，意识到他人的存在而在粉饰自己，到了深夜扪心自问，才道出自己的心声。

即或国情与思想有所不同，人们的心灵则是相通的。人的坚强或软弱因人而异。

这本篇幅不大的小说集，如能越过大海成为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的桥梁，吾则幸甚。

最后值此小说集出版之际，特向翻译介绍的金中等先生致以深切的感谢。

金 中 译



内 容 提 要

这是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的第一部中译作品集，共收中、短篇小说十一篇，大体反映了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

《光和影》是作家的代表作，叙述了在命运的偶然安排下，两个同龄同学、并且同样可爱的青年，竟然度过了天壤之别的一生，一个在总理大臣的宝座上寿终正寝，另一个却妻亡子丧，停尸在疯人院里。小说笔法冷峻、精细，对人物在不同生活中产生的心理逆差过程剖显析微，令人震动。《蔷薇联想》和《猴子的反抗》描写了无辜的梅毒受害者变态的反抗心理及行为。《步步勒紧的绞索》等作品，则以推理小说的结构方式，揭示了日本社会险恶的人事关系对人们心理上的迫害。

渡边淳一的小说堪称风格奇特的心理问题小说，并以此独峙文坛，享有盛誉。

目 录

作者前言·····	金 中译
光 和 影·····	陈喜儒译 (1)
步步勒紧的绞索·····	金 中译 (66)
蔷薇联想·····	江崇永译 (120)
宣 告·····	金 中译 (162)
猴子的反抗·····	陈喜儒译 (197)
她的心愿·····	金 中译 (220)
乳癌手术·····	陈喜儒译 (251)
聘 医·····	金 中译 (286)
遗书的告白·····	金 中译 (311)
听 诊 器·····	金 中译 (337)
北方领海·····	金 中译 (368)



光 和 影

陈喜儒 译

一

船好象进了玄界滩，摇晃得很厉害。今天早晨七点钟从长崎出发，已经过了四个多小时。太阳已近中天。

陆军大尉小武敬介半刻钟前来到甲板上，眺望着北九州掩藏在春霞中的朦胧起伏的岛影。这是一条寂寞的航线，只能看见远方的陆地和天空。周围听不到士兵的吼声和炮弹的呼啸声。战场上呼救的惨叫声就象刚才一闪而逝的恶梦。

但是，一走进船舱，就会知道那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船舱的铺板上拥挤着五百多名伤兵。有的闭着眼睛强忍疼痛，有的在昏迷中呻吟。小武也不例外；他的右臂从肩到手腕紧紧地扎着绷带，吊在胸前。托板上，几乎弯成直角的臂肘处，白色的绷带上渗出了血迹。

小武用可以自由活动的左手抓住了船舷扶手，两腿稍稍叉开，抗住船身的颠簸。虽然抓住了扶手，但随着船身的起伏，他的上身仍轻轻摇晃。每一摇晃，肘部就隐隐作痛。到船舱里休息，也只有不到一张席子大的空间。他不愿回去。狭窄的船舱里拥挤不堪，伤病员呼出的热气和腐烂的伤

口散发出来的酸臭味混杂在一起，使船舱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奇臭。

“我的胳膊伤了，但腿还没事，可以站着。我到甲板上走一走，你可以伸开手脚休息一下。”

小武对旁边那个肋骨被子弹打穿、蜷曲着腿横躺着的同营的少尉说罢，走出了船舱。少尉肚子上的伤口开始化脓，烧得很厉害，满脸通红。小武从昨天晚上起也觉得身上发冷。今天早晨上船以前换药布时，肘部伤口流出了粘糊糊的脓血。擦去脓血，从红肿的伤口看到了白色骨头。军医的镊子伸到伤口里碰到骨头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奇怪的是并不感到疼痛难忍。骨头碎了，也许已经死了，不再有感觉。

“至少可以让他舒展开手脚睡一会儿。”

小武站在船舷旁，觉得有点发烧。北九州的岛屿，象一条紫色的带子横在远方。听说伤兵船通过门司，驶过濑户内海，后天下午才能到达大阪的临时医院。

“他能活到后天下午吗？”小武又想起躺在船舱里的少尉，军医说他的肠子已经开始腐烂。“可惜他要死了。”

我怎么样呢？小武看看包着绷带的右臂，觉得象是别人的胳膊似的。

“失去一只手，能保住一条命吗？”

这只有到了大阪才能知道。小武往蓝色的海里吐了一口唾沫。

“小武！你是小武吧？”

这时，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一个留着八字胡的长脸男子站在身后。奇怪的是，他的右手也挟着托板，扎着绷带，吊在脖子上。臂章和小武一样，也是大尉。

“唉呀，这不是寺内吗？”

“果然是你，我看见背影就觉得象你。”

一笑起来，他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显得更小了。他是陆军大尉寺内寿三郎。

“你也负伤了？”

“你不是也一样！”

他俩互相看着缠着绷带的右手。

“在哪儿负伤的？”

“田原坂。”寺内回答说。

“我在植木坂。”

“什么时候？”

“三月十二日。你呢？”

“十一日。”

“你比我早一天，是一日之差的伤兵前辈哩。”

“这算什么前辈！”

他们相视而笑。

寺内和小武参加的西南战争，是明治政府为讨伐以西乡隆盛为首的鹿儿岛旧士族的叛乱而发动的。明治十年(1877)二月，叛军进攻政府军镇守的熊本城，揭开了战争的序幕。

熊本驻军被包围在城里，困守了两个月，城池险些被叛军攻破。政府军赶来增援，击退了叛军，又经人吉、都城两战役，直到九月攻克鹿儿岛，才算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一系列战斗中，开始时的熊本城攻坚战最为激烈。特别是急行军到熊本城增援的政府军，在田原坂遇到了强大叛军的阻击，从三月十一日开始，浴血奋战了六天六夜。叛军智勇双全的名将筱原国干也在这里战死。

与此同时，乃木希典少佐率领的步兵第十四团前往植木

坂的途中，也遭到叛军的顽强抵抗，连连苦战，甚至曾一度陷入了丢失军旗、仓皇退却的困境。

当时，近卫步兵第一团一营一连连长寺内大尉向田原坂进攻。乃木团的一营二连连长小武敬介向植木坂进攻。

“发出冲锋的命令后，我右手举着军刀向田原坂冲去。中途胳膊中弹，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胳膊还举着，军刀掉在地上。”寺内用左手比划着说，“我急忙用左手捡起了军刀。掉了军刀，实在是丢人。”

“那也是无可奈何。”

田原坂是从高濂经植木通往熊本城的第一道关口，是个天然要塞。前面是木叶川的湍流，两侧是高达三十多米的绝壁悬崖，树木繁茂，遮天蔽日，中间则是弯弯曲曲的陡峭的坡道。叛军据守在要塞上面，居高临下，阻击政府军。

“你也是右臂负伤吗？”

“是啊，施奈德枪打的。”

“怎么，伤口也一样吗？”

“在植木坂防御工事前面打伤的。若不是中弹，我就冲进去了。”

“那也许就死了。”

“不如死了倒好！反正到了大阪，这只胳膊也得锯掉。”

“嗯。”

寺内注视着海面。海面上跳跃着船头激起的浪花，那浪花都一模一样。

“这条没用的胳膊我也不想留了，快点割下去，也就不疼了。”

寺内扬着脸，焦躁地说。

“再忍耐两、三天吧。”



“从田原坂撤到木叶的包扎所是十三日的夜里，后来又送到高濑的军团医院。坐着高濑船沿着筑后川下来，在长崎医院等了三天，直到今天早晨才上了这条船。等到大阪得到象样的治疗，前后需要十多天。”

“是这样。没等治疗，伤口已经腐烂了。”

“在九州打仗，为什么临时医院设在大阪那个地方？”

“听说在下关曾有过，但那里是乡下，地点、药品都无法解决，所以移到了大阪。这样一来，伤病员就要坐三天船到那里再说了。”

“哼。”

寺内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小武又想起了船舱里的少尉。

“这么说，胳膊还可以多留四、五天。”

船一颠簸，身体也随着上下起伏。

“他妈的，还是一个劲儿疼。”

“咱们俩连负伤的地方都一样，真是缘分不浅哪！”

“是啊，谁叫咱们是同学啦！”

小武和寺内是东京教导团的同期毕业生。教导团原来是明治三年陆军培养下级干部的兵学寮所附设的学校，地点在现在的警视厅。西南战争时，教导团团长高岛鞆之助少将任别动第一旅司令官，毕业生几乎全部参战。后来该校移到千叶县别府台，改为士官学校。该校毕业生中，出现了许多风云一时的大人物，例如总理大臣田中义一、朝鲜总督山犁半造、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总参谋长河合操等，不胜枚举。

他们俩同时在明治三年毕业于教导团。当时共有五十多名毕业生，其中小武是有名的俊才，学科和军事学成绩都出

类拔萃。

“等伤好了，我们组成个独臂连队吧。”

“那你当连长，我当副连长。”寺内一本正经地说。

“都是一些不惜性命的残废人，战斗力一定很强。”

他们迎着海风，挺着胸膛，精神抖擞地大声笑着。

二

第三天下午，船顺利到达大阪。伤病员坐在门板上，由农民抬着，进了大阪城内的临时医院。

大阪陆军临时医院是由原大阪驻军医院扩建的，在医院周围紧急修建了十二栋病房。据说最盛的时期曾收容八千五百个伤病员。临时医院的院长是后来的军医总监石黑忠德，外科部长是佐藤进。

佐藤进是佐仓顺天堂有名的顺天堂医院的继承人，是日本第一个专门到德国学医的人。在外科技术方面，当时堪称日本第一。他在顺天堂医院工作，是顺天堂医院的法定继承人，但西南战争爆发后，他听说大阪临时医院缺少熟练的外科医生，就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医院，自告奋勇到临时陆军医院工作。陆军部为表彰他义勇奉公的精神，马上任命他为陆军军医监和临时医院副院长。

入院后，寺内和小武同住东二栋病房。这个病房共有六个人，都是从少尉到大尉的军官。军官病房比士兵的大病房多少干净一些。

寺内和小武都是子弹打穿了胳膊，造成右上腕肘关节粉碎性骨折。两个人的伤口都已经腐烂化脓，四周发炎红肿，流出了清鼻涕似的脓液。拿下托板，胳膊就软绵绵地耷拉下



来。用手把胳膊托起来，不但肘部弯曲，连肘关节以上四、五公分的骨折地方也随着弯了过来。

到大阪三天后的下午，两个人相继做了手术。军医们的一致意见是：把受伤的胳膊锯掉。

“哪个先做手术呢？”

午休时，责任军医川村在医疗部问佐藤。

“伤都一样，谁先动都行。”

佐藤一边咳嗽，一边拿起病历扫了一眼。病历上小武在先、寺内在后。

“按照小武大尉、寺内大尉的顺序吧。”

“好，就这样。”

说完，川村去准备手术器械，走出了医疗部。

枪伤造成的上腕粉碎性骨折，现在是用不着截肢的。除非癌、肉瘤，不切除会危及生命或扩散到血液、肌肉里去，才做切除手术。切除是医疗的最后手段，什么时候都可以做，用不着着急。

当然，这是现在的话。当时，既无抗生素，也没有放在人体内不生锈的接骨合金，手术器械也极为简单，所以从上部切除是当然的医学常识。如果迟迟不做切除手术，误了时机，细菌扩散开来，引起败血病、坏疽，会导致死亡。

那天中午，小武和寺内都没有吃午饭，从衬衣到病号服都换了新的。因为下午做手术，为了麻醉，禁止他们吃午饭。

“写份遗书吧？”

“对。”

虽然是切掉一只胳膊，但当时的哥罗仿吸饮麻醉法和截肢手术都存在一定的危险。

小武端端正正地坐在床上，小箱子上放着纸和墨。但他转念一想，又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母亲在周防的防府，算起来今年五十二岁。自己已经二十七岁了，对母亲却没尽过象样的孝心，未免有点后悔。“可是，我竭尽微力，为国效劳了。”这一点，母亲也能够理解。结果只写了没有尽到孝心，请母亲原谅，就用左手把这封简短的遗书封上了。

“去散散步吧？”

“一点钟以前必须回来。”

“到院子里走一走就回来。”

因为写了遗书的缘故吧，两个人的脸色都有点苍白。他们穿过中庭，沿走廊来到院子里。

“再有半个月樱花就开了。”

小武盘腿坐在草地上，看着吐出嫩芽的樱树。

“樱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院了。”

“谁知道呢。”

“但右手没有了，很不方便。我只写了五、六行字，写得潦潦草草，起码比平常多用了一倍的时间。”

“没有就没有吧，左手很快就会适应的。”

其实这句话小武是说给自己听。

“你有妻子吗？”寺内问。

“妻子？……没有。”小武望着远方答道。

“是吗？那太好了。”

“你呢？”

“我一年前结了婚。”

“妻子在东京吗？”

“是的。”

“还没有告诉她吧？”



“嗯。”寺内手里抓着草，点了点头。

“还是告诉她好。”

小武说着，想起了本庄睦子。她是日本桥绸缎庄本庄弥八郎的女儿，十八岁。本来决定从西南战争回来后与她结婚的。

“当军人还是别娶老婆。”寺内沮丧地说。

“那倒不能这样说。”

小武与睦子只是订婚，所以即使残废了，在这个问题上也还算是轻松的。但正因为仅仅是订婚，因而今后与睦子的关系很难预料。小武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走廊里，护士们来往如梭，门板上躺着穿军衣的伤病员。

“又有船到了。”

“医生们也够受的。”

“我们俩好象都是由佐藤军医监做手术。”

“他做就放心了。”

“咱们回去吧。”

小武想起了手术的事。如果时间提前，找不到他们就糟了。

“还是先做好。”

“是吗？”

“反正得锯掉，早锯早利索，可是……”

寺内一边在草地上走着，一边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

“医生开始做手术时，精力充沛，不是可以顺利些吗？”

“没有的事。第一个和第二个都一样。做第二个时，说不定更熟练了。”

“器械不足，说不定会出点什么的。”



“你放心好了，这里是大医院。”

“可是，为什么你第一个做，我第二个做？”

“大概是医生们多方考虑决定的吧？不管第一还是第二，先后只不过差一刻钟。”

“如果在战场死了，我心甘情愿，但我不愿意死在医院里。”

寺内这种不象个军人的丧气话，使小武有一种不祥之感。

“明天我们就用一只手吃饭了。”

小武故意轻松地说。奇怪的是，伤臂并不疼，可能是马上要上手术台了，紧张使他忘记了疼痛。

下午一点半钟，小武在两个护士陪同下向手术室走去。他透过走廊的窗户，看见了午后清澄碧透的天空。空气很清爽吧？碧澄的天空是小武在动手术那天在意识中留下的最后印象。

下午二点整，执刀的佐藤军医监和助手川村等两个年轻军医开始为小武大尉做切割上臂手术。嗅了哥罗仿麻醉剂，大尉先是极度兴奋、痛苦，而后沉沉睡去。

截肢手术先切开皮肤，再切成圆形，把皮肤向上翻起，从四周切断肌肉，一直切到骨头。佐藤军医监把长达一尺五寸的手术刀垂直举在眼前，默默祷告，托着胳膊的两个军医也闭上了眼睛。这是医生们在截肢之前的一种仪式。

“开始吧。”

军医们从默祷中睁开眼。

“止血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臂膀用橡皮带紧紧扎住，使血液不能流通。如果扎得松了，就会大出血而一命呜呼。因为那个时代既无输血，也无补液。

“开始。”

细长的手术刀在下午的手术室中闪动，横切竖割，切断了肌肉。这时，小武大尉的上身一扭，左右的军医紧紧按住了他。一会儿，筋肉、血管、神经全切断了，只剩下了中间二寸粗的骨头。

“锯。”

在切开的地方，把肌肉向上推，露出了骨头。

“按住。”

细碎的骨末落了下来，锯越吃越深。

“下来了。”

小武大尉的手臂无声地落在旁边的年轻军医手中。

“包起来。”

“是。”

手臂轻飘飘的，简直想象不出这曾是一只用来敬礼、举军刀、与敌人厮杀的手。军医在手术室的一角，再一次郑重地低下头，把这孤独的手臂包上白布放在床上。

结扎血管和神经，盖上肌肉，再把皮肤覆盖在上面，手术就结束了。表面看来手术比较复杂，但实际上并不困难，就好象拆除建筑物的损坏部分要比修复容易得多。

小武大尉的手术半刻钟就做完了。他在麻醉的昏迷中被送回了病房。

寺内大尉躺到手术台上，大约是在半刻钟以后。马上给他嗅了哥罗仿麻醉剂。他痛苦地挣扎了一会儿，终于昏迷过去，穿着一条短裤沉沉地睡去。

